

王钟陵 主编
陈洪

山情逸魂

中国隐士心态史

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来胜

装帧设计：曹 春

版式设计：程凤琴

责任校对：周 昕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情逸魂：中国隐士心态史/许建平著 .

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1999.6

(竹溪文丛丛书/王钟陵主编)

ISBN 7 - 5060 - 1125 - 5

I. 山…

II. 许…

III. 隐士—研究—中国

IV. D69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5416 号

山 情 逸 魂

SHAN QING YI HUN

——中国隐士心态史

许建平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3

字数：233 千字 印数：1 - 5, 000 册

ISBN 7 - 5060 - 1125 - 5/G · 201 定价：22.00 元

目 录

1	序	王钟陵
1	引 言	
1		
2	一 文人始于何时? ——文士的天职	
5	二 入兽不乱群 ——回归自然的原始心态	
7	三 离臣虏之劳 ——“天下为公”时期隐士的心态	
12	四 为君之患 ——早期隐士对政治的体认	

17

18

一 “士”阶层的崛起

20

二 以道自尊，为义而隐

28

三 少私寡欲

——老子养生之隐

33

四 仕穷而独善

——孔子不得已的苦衷

49

五 逍遥于天地之间

——庄子对自由精神的追求

69

六 功成身退

——范蠡、鲁仲连的高逸情操

75

81	一 避世于朝廷间 ——汉代隐士的新选择
97	二 鸿飞冥冥 ——西汉末年避世全身者的心态
102	三 身游物外 ——“身隐者”的山林志趣
111	四 遁身矫洁 ——汉末隐士的道德追求
125	
128	一 处士横议 ——文人与政权的疏离
132	二 菲薄周孔 ——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
139	三 稟之自然 ——六朝隐士的文化心态
143	四 玉辉冰洁 ——儒家的避世人格

- 149 五 越名教而任自然
——嵇康的超越与真率
- 160 六 游刃于权势夹缝之中
——阮籍的避世心态
- 171 七 欲辨已忘言
——陶渊明的田园隐趣
- 183 八 山中宰相
——逍遥于山林的帝友陶弘景
- 193
- 195 一 达士复轩衡
——唐代隐士心态的人间转向
- 203 二 朝廷奉我做贤人
——中唐之后隐者的理想归宿
- 208 三 醉翁之意不在酒
——“斗酒学士”王绩的处世心态

217	四 任运随缘 ——吴筠对儒、道的调节
224	五 归心于禅 ——王摩诘的心隐境界
238	六 不如做中隐 ——白居易的处世观
253	
256	一 这边会了 ——隐风大兴的时代
264	二 原来如此 ——隐风弥漫原因探讨
267	三 转型的文化 ——隐逸文化由外及内的转向
274	四 历史行程 ——四个阶段及其特征

277	五 道袍里的儒心 ——陈抟雅俗的两难选择
287	六 不敢以羁束为念 ——种放于恩宠中的情不由己
304	七 园圃人生 ——苏云卿的绿色志趣
311	八 不可笼络 ——谢枋得的遗民心态
318	九 道艺终身 ——杜瑛的文化托命意识
327	
328	一 日薄西山 ——隐逸文化的衰微

332	二 世俗的快乐 ——从“灵”的超越走向 “物”的愉悦
336	三 闹市里的逍遥 ——从山林高士到闹市名流
343	四 时运交移 ——明、清隐风的骤起骤落
357	五 心学的异彩 ——狂逸李贽的亢烈人生
383	六 子陵风节 ——黄宗羲与隐逸文化的近代化

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

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

——《诗经·衡门》

第一章 “心意自得”的 原始自然崇尚

——传说中的世外高士

一 文人始于何时？

——文士的天职

宇宙茫茫，历史悠悠，瞻顾无垠。

人的视域太小了，调皮的想象，不守本分，不甘寂寞，在人类的旅途中，不断地孳生出一串串的“天问”，大大小小，形形色色，如影随形，如絮飞空，令人迎释不暇。

许多古老问题至今仍困惑着人们，如地球上何时出现了人类？尽管考古新发现接二连三，而那个起始点愈推距我们愈遥远，在那不断拉长的空当内，排列着一个个诱人的谜。文人出现于何时？便是这些谜林中的一个不大不小，极难回答，又不能避绕的问题。

说其不能避绕，道理很简单，隐士没有文盲，都是文人，一个时代识时势、知利弊、善择去就的智士、高人，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能具备如此多的才能。因此，谈隐士的历史不能不首先对文人的历史追根溯源一番。

或许有人说，文人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后，而不应在此之前。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。然而，作为记事符号的文字，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分，还有传说的文字与甲骨文字的先后之别。于是广义、狭义，宽说、窄说，莫衷一是。

结绳记事，伏羲氏时代就有了。《易·系辞传》说：

“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”，结绳记事大概是最简单的记事形式。

此后又出现了八卦。八卦也是用来记事的简捷符号。符号虽简，却极富于变化，蕴意颇多，比起结绳来，无疑又进了一步。伏羲画八卦的传说虽不免令人生疑，但也恐非无稽之谈，很可能出于他的同族或后裔之口。

然而结绳、八卦毕竟不是文字，那么，人们不禁会问：“象形文字起于何时？”传说发明于黄帝时代。黄帝之妻养蚕，大臣仓颉造文字。不过仓颉造字之说，难证真伪，人们还未发现夏文字，至于更早的文字模样，恐怕连想都想不出来呢。所以一般认定甲骨文字当出现于殷商时期。

此说固然可靠，然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，在此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诱人的文人传说？会不会还有更早的文字尚未发现？在没有找到充分证据之前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一笔勾掉。谨慎的做法是：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所以，我们不妨把经史子集中的有关记载当作信史看待。

根据《左传》记载，早在帝喾时代，便有“才子”的称谓。帝喾是黄帝后裔，号高辛氏，他手下有才子八人，号称“八元”。无独有偶，高阳氏也有才子八人，号称“八恺”。可惜，不知为何，对这样的“才子”，尧竟未能举用。舜继尧起，一改旧制，大胆使用他们，将其一分为二，一管后土，一管教化，使他们

各得其所。

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……天下之民谓之八恺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……天下之民谓之八元。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名。以至于尧，尧不能举。舜臣尧，举八恺，使主后土，以揆八事，莫不时序，地平天成。举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共、子孝，内平外成。

——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

不管教化的内容是不是义、友、共、孝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教化万民，乃“八元”、“八恺”的职责。这个职责只能由文人来充当，由专门负责教化、音乐的人，或者富有天赋灵感、经验丰富的文化人担任。

这种文化人在古代又称作“士”。汉代许慎说：“士，事也。数始于一，终于十，从十一。孔子曰：推十合一为士。”段玉裁作注道：“通古今，辨然否，谓之士。”（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即使用这个高标准衡量，“八元”、“八恺”也具备了“士”的资格。

若说这 16 个“才子”是文人不成问题的话，那么，文人之始，至迟也不会迟于尧舜吧？还有一种说法，舜命契教化百姓，显然这位契也是个文人、文化大臣。

根据《庄子》等书记载，尧舜时代已有不少“节行超逸”的隐士。如许由、支父、善卷、石户之农、

北人无择等，足见这些人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高士，不然的话，尧舜怎肯轻易地想把天下拱手让给他们？

由此看来，中国文人始于尧舜时代，中国隐士的历史理应从这个时代开始。

由此发现，传说中的文士具有两个特点：有才学，充当政治角色，有被举用或不被举用的两种可能，决定权在执政者。文人避世早在其诞生之初，就已埋下了根子。

二 人兽不乱群

——回归自然的原始心态

滔滔江水，莽莽密林，人类的摇篮。天上飞鸟，地上走兽，人类的伙伴。人来自于动物和自然。

虽说人类已有几千年文明，但比起那漫长的野蛮时代和那更为遥远的蒙昧时代来，不过是转眼一瞬，在时间的长河中，几可忽略不记。

照摩尔根的说法，火的发明是人类进入中级蒙昧时代的开始，在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上，“钻燧取火”始于何年？尚是一个无人能破译的天谜。不过，北京猿人的发现，说明早在四五十万年前，他们已会“钻燧取火，以化腥臊”了（《韩非子·五蠹篇》）。而人类行进的时间“是循着几何比例的”，“最早一个阶段的

进步速度最慢”^①。如此说来，其前的低级蒙昧社会何止几十万年呢？这以百十万年计的人类历史是在原始森林中度过的。

况且，“当人类初出现时，动物在数量上正处于其全盛期”^②。人不仅数量少，进攻、防御能力也天生不足。既无锋牙利爪，又无轻身飞翼，只好一方面与周围同类和平共处，一方面凭借着制造工具的技能，维持生计。

古者禽兽多而人少，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。昼拾橡栗，暮栖木上，故命之曰：有巢氏之民。古者民不知衣服，夏多积薪，冬则炆之，故命之曰：知生之民。神农之世，卧则居居，起则于于。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。与麋鹿共处，耕而食，织而衣，无有相害之心。

——《庄子·盗跖篇》

人与自然界、动物界相依相亲的关系，以及在漫长岁月中产生的对大自然神力的畏惧、对猛兽飞禽的向往，自然影响到人的思维与心理，于是，自然崇拜、动物崇拜的心理便萌生、扎根了。

图腾崇拜是人的动物崇拜心理的形象表露。人头

^① 摩尔根：《古代社会》，第34页。

^② 同上。

蛇身的女媧、太皞，牛头人身的炎帝，以白犬为祖先的“犬戎族”，自然使人们联想到这些分别以蛇、牛、犬为图腾的氏族如何对他们所供奉的动物顶礼膜拜了。这种崇拜直到今天的十二生肖还可看到它的影子。

人对自然的崇拜可说是无所不在，无时不有。大到日、月神话，阴阳五行，老庄道法自然；小到仁者爱山、智者爱水的人性自然，无不体现出人对自然的向往。“自然”、“社会”犹如人心理天平的两端，既缺一不可，又不得偏斜。既支撑着人的精神世界，又调节着人的行为。返朴归真，崇尚自然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一大支流。隐逸文化便是这一支流的大浪峰尖。

隐逸文化说到底不过是人的自然崇拜心理形形色色的表现。这种表现在“天下为公”的原始公有制时代尤为自然、真率、浓烈。

三 离臣虏之劳

——“天下为公”时期隐士的心态

人起源于劳动，并非假说。

雄健能劳是最初人群头领必备的条件。今天，我们从大猩猩家族的“猴王”，部落酋长身上，仍可以想见人类社会早期氏族头领的巨大能力，可以想见尧舜时代部落酋长繁忙、劳苦的情形。

那是一个“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”时代，先秦时

代的学士多推崇至极，将其高标为理想社会的楷模：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

——《礼记·礼运篇》

我们不否认，这篇美妙辞章已被涂上了一层儒家的理想光彩，失去了原初的朴真。但那“不必藏于己”、“不必为己”、“天下为公”的坦荡心怀，想必是真真切切的。

何以见得？我们只要看一看部落酋长如何地生活，便一清二楚。大酋长由部落推选，他自身既无特权，也无特殊经济利益可言。只知一心为百姓操劳，而自己吃糙米饭，穿粗布衣，风尘仆仆，苦不堪状。反不如衣蔽一体、饭饱一腹、无忧无虑的氏族成员自在快活。

历史地看，当天下为公、皆不知一己之私的时候，个体意识的觉醒，犹如闪电，划破夜空，惊扰沉寂，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。那具有私心的觉醒者，也足以称得上一代思想巨人。有趣的是，这个时代的先觉者，往往是传说中的隐士高人。他们不愿为天下所累，不